

谋，七七之宴，先行退席，樊据省府，即传金氏，不无蛛丝马迹。金氏阴险，中途变计，卒收渔人之利。杀师卖友实不足齿，恐所传亦非事实。又说：樊氏系受俄领煽惑，意欲夺取政权，实行共产，俄领看了声势不济，遂致电变卦。再者，樊败金胜，还有北方人与南方人斗争的关系在里面：新疆本为湘军所恢复，从前军界的势力全操在两湖人手中，杨增新虽然来自南国，偏不信南人。他因几次在甘肃任事，军权都落在陇西人手里。金树仁是甘肃河州人，与杨增新有过密切关系。樊耀南是湖南人，平时声势本来很单薄，一旦成功，大权将由甘肃人还给两湖人，这是北方人所深忌的。有这一番地缘乡情的暗斗，当然金盛而樊亡。然而这些都是杨增新所不及料的，大概他自信如来的手心，最后竟被几个善变的孙行者翻转来了！

（《逸经文史半月刊》）

裂尸爱马

杨增新在新疆时，有爱马，名“万里驹”，健步如飞，日行千里，杨爱之甚，派专人饲养，备以华丽鞍鞅，嵌以黄金宝石，更觉鲜明夺目，至其麸料，每日约需五元以上。杨未遇刺之前一日，骑爱马于省署门外，詎料马失前蹄，伤杨左膀。杨召卜者至，询以吉凶，卜者课毕，谓主大凶，并与主将不利。杨惑于迷信，迁怒于马，命人以绳缚马四蹄，绳梢各置一马，鞭挞而分裂之。军阀素性残忍，由此可见一斑。然卜者之言亦验，岂冥冥之中，果有定数欤！

（《近代名人轶闻》）



陈景华



陈景华(1865 ~ 1913)，字陆达，广东香山(今中山)人。清举人。曾任广西桂平县知县，因擅自杀戮投降盗魁，被撤职查办，后出走暹罗(今泰国)充当报馆主笔，宣传革命。1909年夏，返香港，在韦宝珊洋行任买办，暗中为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代收邮件，曾援救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未成而系狱之刘思复。1911年秋，广东光复，任警察厅厅长。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，袁世凯密令粤督龙济光将其杀害。年48岁。

人生转机

民国元、二年之交，广东有悍吏陈景华，他的施政方针，正如他死后墓铭所说，“强项之令，猛以济宽”的八个字，盖棺论定，实在恰当。

陈氏字陆逵，香山人，是前清的举人出身，曾任广西

桂平县知县。恰值粤督岑春煊招抚剧盗陆阿发，陈氏知陆盗野性难驯，设法置陆于法。岑责陈不听命令，擅自杀戮投降盗魁，下令撤职查办。陈身为县令，变作阶下囚，捕他的因属同寅，待他很好，估不到他在深夜间，私自逃脱。明晨，他的床口，还放着一双鞋，蚊帐下垂，怎知他已鸿飞冥冥，远走香港。转赴暹罗，充当报馆主笔，加入革命活动，努力宣传排满工作了。

这样一来，他的转变，是由满吏处置不得其法的结果。其实他做县令时，严廉干练，是属能吏的，岑春煊任粤督，惩办贪污，固是敢作敢为，但有时操之过急，意气用事，有些事都办理失当，不能不说是“公子脾气”。当时岑有混号“癲三”，顾名思义，可知他的性情了。

（《革命史谭》）

革故鼎新

陈于民元前二年返香港，在韦宝珊的行里当买办，同时对于革命工作也很努力。当时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通讯处，就是借用陈的行里邮局信箱代收邮件的。刘思复谋炸李准不成，被判归原籍香山监禁，也由陈氏设法疏通而得释放。辛亥年秋，广东光复，陈氏出任警察厅长。革故鼎新的期间，百端待理，把腐败黑暗的清政府彻底推翻，而施行理想的新政。加以各地民军麇集，秘密党会的分子，公开活动。民众团体新成立的，如雨后春笋，不下一二百，名目纷歧，各标宗旨。整个广东省城，像一所髹漆未干的房子，偶然有些不当心，便弄得一塌糊涂，不可收拾。陈氏在这个混莽时会登场，维持地方公安，不用说，是一个苦差。然而靠着他的天禀才干与特殊职权，把这个非常时期的省会，办理的井井有条。地方能够平静，百废兴举，确是革命党人独有的才干。





现在虽然相隔了三十年，他的政绩，还是给开明的市民们所感念的。

(《革命史谭》)

开门见山

陈氏处事，事多躬亲，要是他的精神时间所许可的事，必定自行判行办理，不肯假手他人。甚至公文也多自己主稿，而布告之类，开首即叙述事实，不用“为布告事”等套语，文字浅显，读的易于明白。有一次，他出布告，开首即说：“景华以杀人著，夫人皆知，无俟多说。”如此措辞，虽不绝后，亦算空前了。

(《革命史谭》)



吃“莲子羹”

警察逮捕犯人，他要集中由警厅审办，多数是由他亲自鞠讯。如果犯人上堂受审，逢着他怒目申饬的，此人多可薄惩释放，恢复自由。反之，如果他是苦笑点头的，此人必判枪决。按之警律，警厅没有杀犯权，但在当时是非常时代，都督府给他特权，犯法的不必呈准，即可断然处理，便宜行事，只须事后呈报备案可了。故在当时有许多鼠窃狗偷的地痞，或是扒手剪绺的惯匪，秘密社会的暴动分子，恃势凌弱的暴徒们，给他殒以“莲子羹”(粤谚，被枪毙为吃莲子羹)的，不可胜数。在有一个时期，枪决犯人，行刑前，给犯人一支强盗牌香烟。因此，强盗牌香烟，一时无人过问。大家以吸此烟是不祥的征兆。

(《革命史谭》)

按图索骥

当时下层社会，有一个秘密组织，名叫“百二友”，党徒穿着白鞋绿袜作记号，招摇过市，杀人越货，无恶不作。有一天，党徒联祭黄花岗，陈派员伪装摄影师，替他们拍照，说是永留纪念。脑筋简单的党徒，不知缘由，列队合照。怎知这张照片，就是后来警厅“按图索骥”与对照杀犯的最好材料。不到几十天，横行市面的“百二友”，已先后同归于尽了。

（《革命史谭》）

微服私访

陈氏每天除了在警厅办公或开会的时间，要是有余暇，他好便服出外查访，或到分区署去，或到公共场所，或巡查岗警勤惰，或询市民对警政的观感。不带卫士，往来自由。因之署长警长们做事，刻刻留心，不敢有些马虎，敷衍溺职。故那时的警政，因他赏罚分明，公正廉洁，在全国中是比较的有朝气的善政。

（《革命史谭》）

革除更夫

广州在前清的时候，市街多设有木闸，设置更夫巡逻。有些地方，每到黄昏，便把街闸关闭，只留一柱的容积，暂供住来的侧身出入。等到晚上九时，则非本街的商户店员，更夫是多方推挡，不予通过，且把闸门紧闭加锁了。陈氏感觉此种陋习，不特妨碍交通，有事故发生，如火灾捕匪，都遭



受阻隔。而且省会警察林立，侦缉四布，还有商民自行设闸，雇夫守卫，实在反映警察不能维持公安的表示，给予主政的重大侮辱。于是下令全城内外街闸，限于三日内自行雇工拆卸；过期不拆，即由警察强迫执行，除将材料充公，并将该街值理究办。商民守旧成性，初则反抗，请愿收回成命。后知不允许所请，只得遵办。然而商民们的心里，实不谅解当局的苦心。

(《革命史谭》)

化腐朽为有用

陈氏又感到市内庙宇充斥，毫无用处，为了化无用为有用，应该改作公共场所，福利市民。商民恐怕庙宇从此给官厅没收，便把庙宇改为街坊集议所，门额改涂孔子庙，希期捧出孔仲尼招牌，来抵挡警察厅的命令。怎知陈氏得着情报，各庙宇虽然改为孔子庙，而庙里偶像，还是以前的一样巍然陈设。他就一声不响，突然严令各区署派警把各孔庙内的非孔子偶像，悉数地搬到九曜坊教育司署门前空场，搭架陈列。男的女的，红脸的关羽，黑脸的玄坛，归并到一起，煞是奇观。

(《革命史谭》)

恶作剧

有一次，有某团体开成立会，主事的不向警厅呈报开会日期，径向都督府请求，并请令知警厅届时派警维持会场秩序。陈奉到公事，不特不照办，而且制止这个团体集会。说他不应该不直接向警厅依法申请，反而越级向都督转令办



理，实在藐视警厅，目无直接主管机关的特权。某团体主事者以开会通知早已送发，报纸广告，又经登出，一切筹备就绪，遽然流会，实在丢脸，派员向都督府疏通。当局知陈氏素性，未予允许，只得嘱他改期，径向警厅陈请。后来，陈氏竟批复要他们在凌晨五时半开会，六时半散会。这是恶作剧的处置。因为时值隆冬，五时半还没有天亮，且朔风凛冽，砭人肤骨的呢。

（《革命史谭》）

六亲不认

广州在反正以后，即禁绝公娼。过了些时，社会宣传弛禁，一般承饷商民，多方探听运动，办托陈氏的堂弟出面，想着承办花捐。这位堂弟久知陈的脾气，借故婉言探询。怎知他已识穿了来意，便破口大骂，太不识相，我们家里的人，世间几许的正当职业不去干，而要去喝淫水，做龟公，真是头等忘八的下流行为。义正辞严。那时这位堂弟，只恨地下没有洞子，否则马上钻入去，来掩饰他羞惭满面的尴尬面孔了。

（《革命史谭》）

执法如山

广东也曾禁止白银出口，每人离粤，只可携带五十元的规定。陈氏每逢星期六，多乘轮船到香港去休息，星期一早船返省。有某轮船，每次对他附搭，招呼妥当，帐房中人，和他也很习熟。怎知有一次，警察在这船的帐房，查出逾额的毫银。船上的司帐自恃和厅长相熟，这一天又属周



末，陈氏恰已登轮，准备往港。司帐的竟向陈求请免于置议，保全面子。陈执法如山，绝不徇情，当堂命令警察带厅照章处罚。倘若多事再渎，严行查办。司帐的闻着，无话可说，只得遵办。陈氏的公私分明，不顾情面，往往如此。

（《革命史谭》）

创办女子教育院

陈氏主持粤省警政，将有两年，他的功绩，还有一件，至今的人们还能追思乐道的，即他创办女子教育院。事因有一天，警察带回一个被主人打伤的婢女，名叫麦喜。陈氏见着，立即变他平日赫赫威严，动了恻隐念头，传问一过，即令警医调治，给以衣食。好言抚慰，无所不至。一面通知各善堂值理，筹办女子教育院，来安插拯救无数被压迫的妇女。怎知开会时，竟遭所谓善良仁翁的冷嘲热讽。陈受了刺激，愤恨交并，决意自行办理，就择定花地因事被封的黄大仙祠作院址，克日组织就绪，聘请教职员开办。同时通令所属，如有发现或自行投到被压迫虐待的婢女、妾侍、童媳、尼姑、幼妓等，一律送院收容，分班教育习艺。几个月之间，即收数百人。出地狱而登天堂的妇女们，重见天日，得受教育，实在梦想不到。但取妾蓄婢的富人们，莫不说他是苛政。有些报纸，也诸多恶评。可是事实胜于雄辩，外国报纸刊物，一致颂扬。广州运动会成绩，教育院学生又得了几个锦标。西关开办幼稚园，该院派生前往实习，幼稚生中竟有一小童，是该生当日为婢时的主人少爷。该生受了教育，充任保姆。有一次送小童还家，旧日主人，不敢叫他婢名，而称他为先生。院中主事的知道有公开召请各界参观必要，期望有心社会事业的人士，共同负责合作，扩大办理这福利事业。新闻记者参观之后，交相



称誉。一反从前误会和抨击态度，推许陈氏是万家生佛，被压迫妇女的慈航宝筏。

陈氏的创办此院，一意孤行，扫除环境一切险阻艰苦。当他起草缘起时，开首即说，“中国女子苦人也，初而育之，教则缺如。女子而至为婢，则并育且无，何有于教。人权剥落，侪于非人……”看他这句话，便知道他要拯救那些弱质无援的女子了。当他撰写时，与徐院长谈话，口讲手写，眉飞色舞，十多分钟写了几百字，完稿即跟着说：“生平有此一举，死也没有遗憾了！”怎知他的惨死，是和办理教育院真有关系呢。天之梦梦，人之愤愤，还有什么可说。

（《革命史谭》）

遭枪决

二次革命失败，党人执政的，尽数离职远去。广东执政的党人，只有他不肯离粤。第一，他感到自己年来做事，都是替地方维持公安，正直无私。第二，他因教育院接办的人，还没妥洽，不忍使数百已受年余教育的妇女，无所归宿。正在和基督教会女教士磋商接办中，死神也紧紧的跟着他。天道难知，人心叵测，便在民国二年的中秋晚上，给粤督龙济光非法枪决了。

原来二次革命失败之后，旧势力蠢起，一般土豪、奸商、买办、劣绅之流，为着陈氏的施政，给他们不利，妾跑婢逃，心实不甘。今有机可乘，岂肯放过。于是群向袁世凯献媚造谣，集矢诬陈氏。袁为诛锄异己，讨好商绅，密电龙济光就近严办。龙接电后，假借赏月为名，请陈氏到督军府欢叙。陈不虞其他，毅然而去。寒暄几句，龙即出示袁电给陈看。陈知事已到此，申辩也无济于事，只教



给他白兰地酒一瓶。饮毕，龙熇使卫队，如电办理。第二天公布，社会哗然。惟在军阀淫威之下，道路以目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而教育院的数百女生闻着，如丧考妣的悲痛，绝食哀悼，撕被单，做孝服，设位吊祭，守礼尽哀。继任的泼妇院长，无法训导，不久，便将各生解散，除由原主人领回重作妾婢之外，其他无人承领的，则按年岁大小与面貌媼妍而公开买卖。因之，自伤身世的，竟有跳楼自杀，不肯再入牢笼。把清白的妇女，当作鸡狗般论价出沽，这是军阀的秕政，也是人类的耻辱。

(《革命史谭》)

棺材难买

陈氏死后，家人为之购棺收殓，詎料广州全市的棺材店，一律拒绝出售。陈氏家属不得已转向沙面洋行选购西式寿器来用。原来陈氏执政时，为了统计市民死亡率，和防范奸人假托运棺走私或运军火，图谋不轨，于是令飭全市棺木店，如有出售棺木，必须登记死者姓名、年岁、籍贯、寓所及病症、死因等，按周汇报，俾有查考。那些寿器店老板，感到麻烦，视做苛政，联合罢市反抗。陈氏做事，素来彻底执行，绝无转圜余地，立即布告限令全市寿器店，两日内复业，以利市民；不然，即作抗命论，永远不准复业。由警厅另从别地购运公卖。棺商知道无法违抗，大家才遵办。有此一段恶感，等到陈氏殉国，棺商便看做报复的最好机会，因此，就发生拒售棺木的事。然而棺商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致陈氏遗骸运到香港的时候，再买上好棺材，把西式棺放在里面，好像有棺有槨般。安葬在香港咖啡园坟场，立碑造像，供后人凭吊。

(《革命史谭》)



世界罪人

陈氏死年，还不到五十岁，如果有机会给他执政多年，造福社会，相信真是不少。可惜军阀暴戾，绅商腐恶，不知好歹。致使他不得其死，实在可哀可叹。至于陈氏本人对于施政，他也知道有时操之过激，违背那些守旧迟钝不事进取的人们的心理。但是“处乱世用重典”，是不得已的手段，无可避免的过程，他适当其冲，就做了耶稣第二，上十字架了。记得潘达微组织新剧，排演《声声泪》话剧，请他题词，他写了“天地不仁”四字给潘，自己的署款，姓名之上，先写“世界罪人”四字，联成为“世界罪人陈景华”。看他的题词署款，便可以见他愤世嫉俗，把改造社会为己任了。

(《革命史谭》)

无恙而有恙

陈在广州，主持警政，将有两年，省会警察厅长，在二十多年前，一般人都视做“肥缺”。可是他身后萧条，丧葬费用，是靠人寿保险费来开销的，可见他平日的廉洁。他的别署是叫“无恙”，他的如夫人是叫“莫愁”，怎知无恙而有恙，莫愁而有愁，也非他俩意料的所及。然而在他本人说，已经是成功的。果然，在他死后十多年，一般旧部僚属，集资替他在广州修筑纪念物。那么，人生终有一死，为了主义而牺牲成仁，浩气长存，千秋万世，共同瞻仰的。陈氏虽死，又何曾死呢！民贼如袁世凯、龙济光之流，才是死有余辜的呢。

(《革命史谭》)



王 瑚



王瑚(1865 ~ 1933)，字禹贡，号铁珊，河北定县人。1894年甲午科进士。1907年赴日本考察农务，归国后在保定办农务学堂。1909年4月，任河南新军第二十九军协统。不久，随锡良至东北任东三省巡警局总办。1918年10月，任陕甘禁烟专使。1920年8月，任京兆尹；九月任江苏省省长。1922年6月，调任山东省省长，未就。1924年任包(头)宁(夏)铁路督办。1927年改任豫陕甘考试委员长。1932年春，任辅任大学国文系教授。1933年4月病逝于北平。终年68岁。

悲苦童年

铁珊幼年时候，父亲已得了瘫痪病，辞职回家，祖父、祖母年纪已老，两个哥哥都没有成人，这一家人陷入苦境。恰值他的前母舅周家没有孩子，他就承继过去寄养，藉以减轻家